列傳第七十二上 方術上 范曄撰 後漢書 八十二

唐章 懷太子賢注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

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占也者先王所以定

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 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

見於墳記矣 左傳曰覆諸於始拜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 然神經怪

牒王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瑶壇之上

者靡得而聞也至八河洛之文龜龍之圖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文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于河畔沈璧禮畢至于下昊黃龍負圖出水增畔 箕子之術 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 師曠之書 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 緯候之部 緯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 鈐決之符 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九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隆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遠之符符長十寸有交兵鵝中堅寺之符符長六寸

有請粮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

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 小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

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 風角六日七分解亟見郎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闇陽為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云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曰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為名結草折竹曰專挺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 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

亦有以效於事也 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 而斯道隱

遠玄奥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

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閑未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注云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樂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樂大拜五利將軍皆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樞臍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趍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為大司空又以讖文拜孫咸為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敞以乖忤論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為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其事秘密故稱內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為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旨或同旨音五愛反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教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

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古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遣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遣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皆亦爲失也中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趣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

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到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絕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玉哀念之遣王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郟丘漢改爲新郟章帝建初四年徙來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礼記曰礼聞來学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東北含酒三潠坤蒼曰潠噴也音巽執法奏爲不敬執法紀劾之官

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腹音引）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瞀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脈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喪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羊魁（方進字子威羊魁羊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

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
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
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
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
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
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
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官
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
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
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
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
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
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
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
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
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兩
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以礼

之礼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詵視說文曰詵亦視也音直吝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録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巔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

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宗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礼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爲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早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一人教其文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爲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文学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国荐食五穀過壽張曰分飛逝不集稍遷荆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孝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荆州刺史入傳録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陽君平臣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尚書洪範曰王建其有極孔安国注云王太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寬而栗原而恭乱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録探賾聖祕觀變歷微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隷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

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
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
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
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与人爭利）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
聲察實爲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
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奥同
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
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
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
今超焉絶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
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
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
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
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
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
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
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
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
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
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博士勃海郭

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為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為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西）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柿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為肝胏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為反哺之哺李士因云是屏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屏障何由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須之五官掾獻橘數包內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棱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棱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棱延望景晏以為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棱

事南閤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沅宛陵縣屬丹陽郡沅以舟濟水也馬蹶足是以不得速宛屈撓也棱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龍炁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觜觿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爲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郃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不能止請求自行

許之郃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
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
漢中太守不豫焉郃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
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
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
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
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
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
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録陰謀之功
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
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衰甲或去或留也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代字子明宣帝時爲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
應徵辟郃子因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
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敞貴
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叚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
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
其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
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

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出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

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母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庶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福惡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

四子衰少如其言云

奚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璇機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霧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声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隱於壺山之陽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八狐是也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歌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

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究人也孝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鈗音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鄭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北郡前後礼請不應卒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

海郎宗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令六藝術擔責下給食寒服間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郃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士者玩弄礼意不循使難進易退之人能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礼遣詣公車將以補察闕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公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爲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黃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取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廷上遁去終於家子類自有傳

陳留楊倫見儒林傳東平王蒲六人謝承書曰蒲字公助平陸人也李公平傳後神契當隱居

[illegible]儒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舉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

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中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笥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言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

（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者以爲失望

初卿南張指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

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荅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

帝時以諂事官人爲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音貴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暦神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地猶掘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以爲力詐可以救論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減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齊萬代不足以言而輒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況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二上

列傳卷第七十二下 方術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

唐檀　公沙穆
許曼　趙彥
樊志張　單颺
韓說　董扶
郭玉　華佗
徐登　費長房
薊子訓　劉根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眞

王和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

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弃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

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害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實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佷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

聲之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皆收考之因告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

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並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

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喜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灾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灾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

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豪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宓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璽頴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晝哉性自然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爲師右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卧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宓之文辯溫大司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乙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訴脈法傳於世訴候也音直刃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訴六微之枝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訴一手問所疾苦玉

曰左陽右陰脈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王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王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間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曰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音孚）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

皆平復 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脈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創瘡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十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狗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卧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三二寸傅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市候視諸脈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脈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市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且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勃氣乃蒸出囊囊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鍼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卧破腹視脾半腐壞刮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 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薐薤甚酸詩義疏曰瀆澹水上浮萍者麤大謂之蘋小者爲萍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並作蒜薤也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已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

功無何弃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
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
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
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
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匈
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
内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
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
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
佗不在遂不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
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
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間實傷身胎已去矣
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
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
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既已死血脈不復歸必
燥著母脊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
佗曰死胎枯燥埶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
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脚
壁不能行佗切脈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

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乃收付許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強與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為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誰吏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為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為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胥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方魏明帝呼之使為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曰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引

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粈散佗別傳曰青粈者一名屯節一名黃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太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爲佳語阿阿又泌之既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導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粈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漆葉胥一斗青粈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粈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閒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泠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牡其亟交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樫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鷮息鷮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鷮毛萇注曰鷮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鷮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

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木絕穀八十餘年曰少壯色如桃花曰能行三百里走及麋鹿傳出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大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支故人別云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依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杜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時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酈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梏

樹樹即生荑易曰枯楊生荑王弼注云荑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蜀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爲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懞梧支也懞忙也炳笑不應既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爲趙侯祠至今蚊蚋不

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嘗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爲扛音江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群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帝有三蟲臭穢特其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

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父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宅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大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遂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死市鮓須臾還乃飯或一日

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
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死句
（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隣家嬰兒故失手墮
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
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
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
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
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
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
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
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
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
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遂
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
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
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
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
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
之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黃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

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並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默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

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齎酒斗脯一片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鑪悉亡其酒脯矣鑪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爲事即競往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玄帝與論論卻儉等事曰頓川卻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鴟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督亡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

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幼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冊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鬼物交通（編姓也盲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吳大夫）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內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

問其術而行之曹植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片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寶帶割玉刀特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髀背出脾欲其食良少而然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奮尾鼓鰓遊行從俘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孰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臣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

君達號青牛師 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熨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眞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眞年且百歲視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噉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 漢武內傳曰王眞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噉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眞行之幽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噏如在胎之中噉音朔

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

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奥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二下

列傳卷第七十三 逸民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三

唐章懷太子賢注

野王二老 向長
逢萌 周黨
王霸 嚴光
井丹 梁鴻
高鳳 臺佟
韓康 矯慎
戴良 法眞
漢濱老父 陳留老父

龐公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三元稱則天不屈穎陽之高穎陽謂巢許也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孤竹謂夷齊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志謂長沮桀溺全道若薛方詭對王莽也或靜巳以鎮其躁謂逢萌之類也或去危以圖其安四皓之類也或垢俗以動其槩謂申徒狄鮑焦之流也或疵物以激其清梁鴻嚴光之流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北人無擇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君是而已又曰就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代之人閑暇者之所好也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分音符問反故豪耶心之賓屢蹙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析下惠死其妻誄之曰豪耶殺人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敝兮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史記曰魯連蹈東海死耳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魯連蹈東海死耳魯連下聊城田單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也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人各有所尚不能改其志孔子聞長沮桀溺之言乃告子路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曰孔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沽謂衒賣也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之文也漢室中微王莽

篡位士之緼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左傳曰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之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篡字諸本或爲纂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何施巧而取也俞賢者隱處不離暴亂之害也然今人謂以計數取物爲篡篡亦取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国語曰越王夫人去笄側席而坐韋昭注云側猶特也礼憂者側席而坐前書公孫弘賛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矣毛詩序曰干旄美好善也其詩曰子子干旌在浚之城易賁卦六五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蒲車以蒲裹輪取其安也前書武帝以蒲車徵魯申公也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前書薛方字子容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群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論語文也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歌介蓋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録其絶塵不反莊子曰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趨絶塵則回瞠若乎後矣司馬彪注云言不可及也韓詩外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此篇論語曰賢者避代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同夫作者列之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即就也易曰即鹿無虞也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

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或言陳留平丘今有鳴條亭也唯孔安国注尚書云鳴條在安邑西考三說之驗孔爲近之）武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郟鄏（杜預注左傳曰今河南河南縣西有郟鄏陌）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高士傳向平字作尚）河内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易損卦曰二簋可用享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卦曰損上益下人說无疆也）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前書慶字子夏）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亭長主捕盜賊故執楯也）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莽殺其子宇（前書莽隔絕平帝外家衛氏宇恐帝大後見怒以爲莽不可諫而好鬼神）

即夜持血麗莽第門吏發覺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謂君之莽執宇送獄飲藥而死臣天婦父子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廣宮殿名東都門金名青門也前善音義曰長安東郭城北頭第一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顛末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盆盆也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干莽爲新都侯及篡位乃改新至敬哭之因遂潛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山在今萊州即墨縣東南有大勞小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恨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康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秪自毀辱太守怒收之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壞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僧牛自隱僧謂平會兩家賣買之價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范康高士傳曰君公明易爲郎數言事不用乃自汙與官婢通免歸詐狂僧牛口無二價也

周黨字伯況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

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
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續漢志鄉佐主收賦稅者）後讀春秋聞復讎之義（春秋經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曰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之為襄公諱也齊襄公九世祖哀公亨於周紀侯譖之也故襄公讎於紀九世猶可復讎乎雖百世可也）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克鬬日既交刃而黨為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篡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鼂地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縋

縋頭待見尚書（公穀樹皮為縋頭也縋頭解見向栩傳當服此尚書以待見也）及光武
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
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
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
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
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
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
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
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
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

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龐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鷹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弃冠帶絕交官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皇甫謐高士傳曰故梁人閻陽也前書曰太原多冒公族子孫以許力相傾矜功名咸仇過直漢興號為難化常擇嚴猛將或作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憶至告許剝史二千石）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以其形貌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皇甫謐高士傳曰霸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為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

他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也大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首嬾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 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於與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旁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曰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今杭州富陽縣也本漢富春縣避晉簡文帝鄭太后諱改曰富陽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輿地志曰七里瀨在東陽江下與嚴陵瀨相接有嚴山桐廬縣南有嚴子陵漁釣處今山邊有石上平可坐十人臨水名為嚴陵釣壇也 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

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紛綸猶浩博也）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帝王紀曰桀以人駕車）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前書卷攷允吾爲脩遠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者北地今寧州也）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閒所去失（去亡也）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隣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

之以女妻人曰女音尼慮反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娉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斥遠也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遥集兮東南心惙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爾雅注惙怛憂也菲菲高下不定也惙音丁劣反降音下江反詩曰我心則降欲

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
佞兮哑哑（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哑音延讒言捷急之皃）固靡
慙兮獨建異異州兮尚賢（建立也言已無慙於獨立所以適吳者異異州之人貴尚賢德）聊逍摇兮遨嬉績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
遂舍車兮即浮（舍其車而就舟船）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
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光貌光儀也言雖不察見季札及魯連然豈幸其神靈與之同美也）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只含兮方秀晨茂
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茂盛也臭敗也）悼吾心兮不獲
長委結兮焉究（委結懷恨也究窮也）口頤頤兮余訕嗟恇恇兮
誰留（訕謗也鄭玄注禮記曰恇恇恐也）遂至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
（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大屋曰廡）爲賃舂毋歸妻爲具食不敢於
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
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
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
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
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
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要離刺吳王僚子慶忌者冢在今蘇州吳縣西伯鸞墓在其北）
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
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
友之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念高子兮僕懷

思想念恢兮委柴兹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
終身不仕高士傳曰恢字伯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
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
鳳護雞時天昬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
妻還怪問鳳乃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
西唐山中山在今唐州湖陽縣西北鄧元注水經云即高鳳所隱之西唐山也隣里有爭財
者持兵而鬬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
仁義遜讓不何弃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
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
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
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
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沈約宋書曰范泰字伯倫祖注父甯宋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領
國子祭酒多所陳諫泰博聞篤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薨謚宣侯即曄之父也嘗以講道餘隙
寓乎逸士之篇至高交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
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
陽洗耳恥聞禪讓許由隱於潁陽聞堯欲禪乃臨潁而洗耳孤竹長飢蓋
食周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不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
矯情雖軌迹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

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況怨累之為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甘其遠乎委體淵沙謂屈原懷沙礫而自沈也鳴弦揆日謂嵇康臨刑顧日景而彈琴也論者以事迹相明故引康為喻

臺佟字孝威佟音大冬反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武安縣之山也鑿穴為居採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嵇康高士傳曰刺史執棗栗之贄作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邪語餘聲也音乃賀反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為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

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逝遯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 風俗通曰賈大夫矯父之後也 扶風茂陵人也少好黃老隱遯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吳芳者其重之內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 汝南在扶風之東 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遯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 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又曰理大國若烹小鮮又曰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之君 孟子曰湯使人以幣聘伊尹伊尹曰我何以湯之幣爲哉既而僕然改曰與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豈若使是人爲堯舜之人哉 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閒者 列仙傳曰簫史秦穆公時善吹簫穆公女弄玉好之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鳳皇聲鳳來止其屋爲作鳳臺夫婦止在上一旦皆隨鳳皇飛去又曰陶安公六安谷師數行火火一旦散上紫赤色衝天須臾赤皆止治上曰安公安公治與天通十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時安公騎之而去也 亦非狐兎燕雀所敢謀也慎不荅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 罝兎網也毛詩序曰兎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

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故慎以爲事焉所居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憙驢鳴憙音虛訓反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帝王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辭詣府遯遯也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遊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疎裳布被竹筒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眞字高卿高一作喬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

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賛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懼音紀具反）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弱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業（謂詩書礼樂也）學窮典奥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毛詩曰衮職有闕謂三公也）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會順帝西巡弱又薦之帝虛心欲致前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

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蓋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班布也）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解在獨行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左傳曰臧文仲聞六与蓼滅曰皐陶廷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无援哀哉）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大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毛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雖泣而无所及也）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峴山在今襄陽縣東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婦出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堂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与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仰走共設須臾德公還自入相就不知向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家謂龐非德公名也）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

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身
軌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鷦鷯巢於高林之
上暮而得所栖龍鼉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
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耳
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
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
以遺子孫乎襄陽記曰德公子守山人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姊爲妻黄門吏部郎子渙晉太康中爲雍州太守
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
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
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襄陽記曰鹿門山舊名蘇嶺山建武中裏陽侯習郁立神祠於山刻二石鹿夾神道口俗因謂之鹿門廟遂以廟名山也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疎逸情雲
上道就虛全事違塵枉違遠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三